

〈厝鳥仔〉

村子裡的厝鳥仔不怕人，總喜歡在人群後玩沙坑。

每到黃昏，左鄰右舍便會拉著自家板凳在我家堂前圍成一圈。堂前是一片多年不曬穀的稻埕，隔著一條小水溝，緊鄰著不到三米的馬路，左右兩側都是空地。右側空地上因為要給小孩子玩沙，總是堆著高高的一層沙土。在更早年，右側空地種著龍眼樹和樟腦。樟腦沒幾年就被砍掉，龍眼樹則伴隨著附近孩童的童年，直到近十年才因為開花結果不良，請人從頭部砍掉了。

在龍眼樹還勉強能開少數花，結少量果時，底下的沙土常被厝鳥仔挖出坑坑疤疤的洞。我很小便知，厝鳥仔也很喜歡洗澡，用的是我家龍眼樹下的土。

當人們聚在稻埕上閒聊時，沙堆裡的厝鳥仔也正嘰嘰喳喳。

阿嬤很不喜歡厝鳥仔。一開始是因為她做年節紅粿、端午綁粽時掉落的米粒，會引來眾多厝鳥仔啄食。如果只是啄食掉落的米粒倒無所謂，但厝鳥仔來久了，便當自家廚房日日光顧，留下滿地的糞便和落毛。

她是那種每日祭神前都要將廳堂打掃一番的人，看見不請自來的厝鳥仔，又製造滿地髒亂，就讓人厭惡。那是她一開始不喜歡厝鳥仔的原因。

後來厝鳥仔常在她與阿公午睡時，成群結隊在窗外搗弄。有時用嘴喙鑽著本就縫縫補補的紗窗。早年，草屋還未重建前，她與阿公所住的房間的窗，是幾根竹子做成柵欄的窗。不能開合，只能用不知去哪剪來的鐵網縫在四角，當作阻擋蚊蟲進入的紗窗。夜裡風大，便用一件大紅花色的布當作窗簾，也是唯一能遮光的布。草屋的門也很簡陋，鐵片綁著木棍，能開闔，就是一扇門。厝鳥仔最喜歡鑽著門縫下，透著微光的空間探進屋內，要不然就是啄著窗上的鐵網和飄飛的花布。每當午睡時，從窗和門傳來的嬉戲聲，便會格外惱人。這是她不喜歡厝鳥仔的另一個原因。

但厝鳥仔曾經是我的「寵物」。在草屋還未改建前，稻埕右側的空地上除了有老龍眼樹外，也有阿公「拈花惹草」的興趣。他會在稻埕與空地的交接處，闢出一塊長形、從草屋往馬路水溝前延伸的小花園，裡頭種著孤挺花（那是我成年後才知道的名）還有不需深根的木瓜樹。其餘的空間，大部分都種了當時村裡都風靡的檳榔樹，那是家家戶戶端午到中秋時節的外快來源。檳榔樹上常有厝鳥仔築巢，我第一隻飼養的寵物，便是從那上頭掉落下來的。

從鳥巢裡掉下來的厝鳥仔很脆弱，鼓大的肚子方能清晰看見紅藍相間的血

管，翅膀尚未成形，與兩支彎曲的腳差不多細。頭小得不明顯，握在手裡，似乎一不小心就會夾進小拇指和無名指間。掉下的鳥窩已經爬滿螞蟻，裡頭有三隻雛鳥；一隻被螞蟻吃掉了眼窩，大軍正圍攻著頭；一隻沒了氣息，嘴喙上排列著正要鑿門入侵的敵人。最後的一隻，腳斷了，但尚有餘溫。

我將雛鳥捧在手心，跑到她房裡。

她拉著木棍將鐵片打開，戶外的光線照進室內，風揚起一片灰。她見我手裡的雛鳥，臉色就拉了下來，跟我說掉下來的雛鳥，離開鳥媽媽是活不了的。我將一併撿到的鳥巢拿給她看，她若無其事地撥掉上頭的鳥屍體和螞蟻，端詳著鳥巢，問我哪裡來的。我牽著她到某棵檳榔樹底下，指著上方還殘留的鳥巢痕跡；枯萎的稻草、樹葉夾在檳榔葉心中。

無效啦。她再度這麼說，然後將鳥巢丟在一旁，轉身要走。

我追上去，告訴她我要養，她又強調厝鳥仔長大了只會大便，又吵人。

她說得不錯，厝鳥仔築窩在檳榔樹上，爭蟲吃時會唧唧叫，飛下土堆玩耍時也會喳喳吵著，整日下來，彷彿有說不完的話。但她只有說養不活，也沒說不讓我養。於是，我便充當了雛鳥的媽媽，雖然僅僅是短暫的半日時光。那半日，我修復了跟隨雛鳥掉落的鳥巢，也嘗試要將鳥巢放回樹頂。但原先那棵檳榔樹足足有兩層樓高，我只能選擇低矮未結果的檳榔樹；效果不彰後，我也試過把鳥巢放在木瓜樹上。用繩索鐵絲固定，躲在屋後，等待著電線杆和屋簷下來往飛過的鳥群，想著或許真正的鳥媽媽看見了，會回到窩裡也說不定。

可想而知，放上去的鳥巢完全吸引不到任何一隻厝鳥仔，甚至連靠近的跡象都沒有。我開始疑惑，鳥巢是被甚麼動物搗壞，摔到地上的？後來我才知道，鳥巢不會自己無端掉下來，是因為家裡人要割檳榔，伸上鐮刀，順便把鳥巢清理下來的。

厝鳥仔在農村裡不算是益鳥，更多時候是被當成危害來處理的。為了不讓厝鳥仔長大後成群結隊，便會選擇在牠們還幼小時，斬草除根。

我將手裡冷掉的雛鳥埋在牠掉落的檳榔樹下，洞沒挖深，也或許早就在多次厝鳥仔聚集洗澡時被翻出土。草屋改建後，空地上的檳榔樹都被斬除，木瓜得病後也一併連根刨除，延伸到馬路水溝前的孤挺花花圃不再種新的花，磚頭圍起的方形花圃直接用土覆蓋，沒幾年，便再也看不出花圃的痕跡。

草屋新建成了現在的磚房，重新鏟過土的空地除了老龍眼樹還勉強支撐著外，所有土堆都成了厝鳥仔的洗澡場。牠們住在附近尚未被鏟除的檳榔樹、椰子樹，或空屋的屋簷，然後在日落黃昏，到老龍眼樹下嬉戲玩耍。

磚房蓋好沒兩年，我們和阿公阿嬤分開居住了。雖然是同一個鄉，隔壁村，但平日裡也少有機會見面。我會在假日時騎著腳踏車回到老家，與他倆老人家吃頓飯或與一群老人陪坐在稻埕上，鄰近著馬路的水溝邊，看著來往的人。老人們會指著從門口經過的某人，說他是某某某的某某某，有時也會有因為迷路闖進村莊裡的人，在不知方位後，又傻楞楞地沿著來時路回頭。

啊，彼個毋是阮庄頭的人啦。老人們齊一說著，吵吵鬧鬧一番。同時也在一旁吵鬧的還有厝鳥仔們。牠們不怕人，聚集的人越多，越吵鬧，牠們就玩得越盡興。

附近的人幾乎都做農，也都不喜歡厝鳥仔，但依舊能忍受，或是說接受厝鳥仔在人群附近覓食、休憩、孵育。彷彿在一個平行空間，人與鳥知道彼此，共同生活。

第一次看見阿嬤舉棍驅趕厝鳥仔時，她已經逐漸行動不便，且阿公離世尚不久。她嘴裡掛著三字經對著屋簷某處叫囂，一手撐著拐杖，一手奮力舉高竹棍，不斷敲打製造聲響。我問她裡頭是不是有甚麼？心裡預期著可能會是可怕的某種動物，未料她說，是厝鳥仔。我有些不解，只是對付手掌大的厝鳥仔，需要如此粗暴嗎？她忿忿然，說這些鳥很吵。我同意，這就跟她一直以來不喜歡厝鳥仔的理由一樣。接著她說，厝鳥仔都會亂大便。我也同意。

下一回，她換了支更長的棍子。她的身體還不習慣使用拐杖，空著一隻手便要揮舞長棍，當然是危險的，我盯著她，準備隨時上前接住她。畢竟她並不打算放過屋簷裡的厝鳥仔。從她起身的氣勢便知道了。

沒有任何一隻厝鳥仔因為她的敲打落荒逃出，她便更不服氣，甚至要墊起另一隻沒穿義肢的腳。我勸她放棄，說這是新蓋的房子，不會有鳥築窩在裡頭。的確，比起之前的草屋來說，磚房的屋頂堅固多了，即使有縫隙，那也不足以讓一窩鳥安居在裡頭。

她驅趕失敗，便抓著棍子坐在稻埕上，眼睛直盯著被她敲出刮痕的屋簷。

她說，等等牠們就會回來了。

不可能吧。我心裡想。

太陽落山前蚊蟲會聚集在水溝蓋上，那時天空最昏暗。路燈尚未亮起，餘暉已經落下。厝鳥仔會趁這時候進行最後一次覓食，盯著蚊蟲的聚集處，盤旋在電線杆附近。有時站在屋頂，有時站在樹梢，更多時候喜歡站在電線上。

她突然看著電線上足不移動的兩隻厝鳥仔，神奇的是，厝鳥仔也看著她。

她赫然說，就是那兩隻，然後舉著長棍要丟往電線。

厝鳥仔看她舉棍逼近，也拍翅飛離。但就如她所說，兩隻厝鳥仔並沒有飛遠，而是徘徊在稻埕上方，眼神盯著她敲打過的屋簷。

後來厝鳥仔有沒有回窩？我是知道了。

路燈亮起時，天空基本已經拉起夜幕，蚊蟲也從水溝上方移往路燈下繼續盤繞。我沒留下來與她吃飯，也就先離開了。但我想那一回合，厝鳥仔是平安回窩了。因為下一回我去探視她時，又是黃昏，又看見她舉棍敲打著屋簷。

問她為什麼如此討厭厝鳥仔，她依舊是「又吵又髒」的理由。

有次天候不好，我陪她坐在屋內，感受不到戶外落日餘暉的溫度，當然也就不知道有多少厝鳥仔站在電線杆上，等待著覓食或歸家。而她卻清楚地說，「牠們」回來了。一時間我還反應不過來，注意力在電視的歌仔戲大劇上，而她也正看著戲。

我問她誰回來了？

她開始細數厝鳥仔清晨何時離巢覓食、傍晚何時結伴歸家，這一批雛鳥長大了，馬上又會有下一批。她將厝鳥仔的一天、一生說得鉅細靡遺，彷彿屋簷下的房客們有多少，自哪來，都被她記錄在冊、銘記著。

即使如此，我依舊不曾在她所說的屋簷下看過任何一隻鳥影。直到某日，她病況不佳，我在臥房裡陪伴著她。沒有電風扇擺動葉扇的馬達聲，也沒有歌仔戲的高亢哭號，戶外人車彷彿也停擺。在那安靜的瞬間，我真的聽見了厝鳥仔的聲音——在屋簷下摩擦著羽毛，嘴喙相互啄食，有幼鳥爭食。那不知是她所記錄的第幾批雛鳥？

我第一次知道，她的臥房可以如此安靜。

十年來，她在無人陪伴的夜裡，沒有人聲話語，每日都重複著起身下床、走出戶外、獨自應付三餐、趴在桌上盯著電視、上床入眠。屋簷的厝鳥仔成了她日常的見證。每一日都是如此。日頭落下，熱暑散去，路燈亮起，厝鳥仔歸巢，然後又是下一次的清晨。

她離世那年，才剛進入初夏，就有一批新的厝鳥仔在屋簷下定居了。她最討厭的，鳥窩成形，走廊下每天都有新的鳥大便，不只如此，三合院的橫樑上也來了家燕。

我們沒有驅趕，只是在鳥窩的下方鋪上厚紙板，任其掉落糞便，讓一切如舊。